

列傳

南齊書 卅四之四十一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冲

庾杲之

王湛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珍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錄治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爲右丞時太后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且覺金粟

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效力所懸轉多與川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不錄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棄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祖素遊褚淵王儉並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惠民間欺巧及卽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僞爲日已久至乃竊汪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板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

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敎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僞已遠若緩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竝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助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恒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比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筭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思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

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情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頭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旣衆舉卹爲祿實潤其外又入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蓋爲人役者今反役

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墳街並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

北雅作并

居竟不

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媼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吏限入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豈有假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允舊章然豐起前代過非近失旣往之譽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

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官年疾上表告退曰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
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
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
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
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
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
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留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
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
之晨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
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
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

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
申節未嘗厭屈於勲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
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
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
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閒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
省玩之表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貢外郎孔暹使
虜玩之言論不相饒過儉竝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
無祖餞者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貢外郎孔瑄就儉求會
稽王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治北齊本人孔暹
字世遠玩之同郡人好典故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
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儉爲宰相過嘗謀議帷幙每及
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也永

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邊何憲爲王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也以強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州別駕永明十年使於虜中

劉休字引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貢郎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東國常侍好學諳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欽爲羅縣太始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數年還投吳喜爲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瘦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從帝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

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瑒彥遠以善基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貢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王撫軍參軍出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還爲正貢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府鎮益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黃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休啟曰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弱

奏効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覆背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勿憚世謂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情晚節邪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加冠軍將軍卒年五十四

沈沖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懷文廣陵太守沖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有文名沖亦涉獵文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及

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啟明帝得爲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徽中出爲晉安王安西記室參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錄事參軍世祖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沖行府州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錄事未及到任轉黃門郎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鄧州以沖爲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爲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府事將軍如故永明四年徵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淵竝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未有也中

丞按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績父在儻白幘車免官禁錮冲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焚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方欲任冲冲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冲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憫悼車駕出臨冲喪詔曰冲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蕃朝績彰出內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保謚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

正負郎遷中書郎領荊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中正如故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丞尋卽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爲彈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脩天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躋借餘曆傾

宗頌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虛館使爲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謚曰貞子時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王謏字仲和東海郟人也祖萬慶貞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謏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謏有學義累爲帝蕃佐及卽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謏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郎徙記室參軍正負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爲湘東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爲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

正謏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出爲臨川內史還爲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轉正負當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彞爲會稽以謏爲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謏相遇於宋明之世欲委任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如故謏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兗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徙謏爲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將軍如故謏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

史臣曰鶡居穀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
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
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薄閥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
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
矯革若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茲僞不行空閱舊
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
遠在周世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筮安臥南湘沖獲時譽杲信珪
璋謚惟舊序竝用興王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終

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臨川獻王
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太妃生安成恭王高陸
脩儀生鄱陽王鏐晉熙王鉉袁脩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
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
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鏡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衡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
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
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

宣城二郡太守竝不拜仍爲假節都

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

事行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畢曷鏘鏐鏐並爲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疑旣留鎮陝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司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出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號征西永興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

油絡車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祕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貢外郎太子洗馬歷琅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梁初坐閤門淫穢及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禁錮子晉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邵陵王反不拜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燠赫都街時

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踐祚晃欲用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_{不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晃屬世祖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私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

誠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世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滅於漢明尋加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卽本號贈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嘗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晃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淮陰以罪

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

宋本無已上八字

故晃見愛初除冠軍將軍轉征

虜將軍畢剛穎雋出工_矣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

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見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
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爲
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
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世祖卽位進號左將軍入爲
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爲中書令遷祠部尚書
常侍竝如故畢無寵於世祖未嘗處方嶽敷以語言忤旨世祖幸
豫章王疑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
上乃呼之畢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疑
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籍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
敕畢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於御席上舉酒勸畢
畢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久之出爲江州刺史當
侍如故上以畢方出外鎮求畢宅給諸王子畢曰先帝賜臣此宅

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至鎮百餘日與
籤趙渥之啟畢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民尚書俄轉前將軍太常卿
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
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王客自
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復爲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
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薦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
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僧虔留儉設食伴中菰菜鮑魚而已又
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爲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始不
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
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
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立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
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旣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

薨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將軍鎮石
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
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爲左衛將軍尋遷
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遷祠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六年
出爲南徐州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暠性清
和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鏐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卽位以鏐爲使
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
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爲左衛將
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
進號撫軍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

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

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

至是乃復十一年爲領軍常侍如故

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

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鏐在官理

無壅當時稱之車駕遊幸

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

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

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

鏐雍容得物情爲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

鏐謂之曰公聞口

於法身何如鏐曰臣口

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

幹唯口一人願陛下無

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

公共計取口公旣不同

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

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

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權勢

異鏐每往高宗常展履至車

迎鏐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鏐以此惟

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鏐

迎鏐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鏐以此惟

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鏐

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墻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蕃始省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入稱爲鄱桂十年遷太常常

賜尋遷左衛將軍不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爲之詔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三子永明五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爲徐州刺史鬱林卽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鋒好琴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誚責左右不爲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爲散騎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爲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

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銳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年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馬桓溫女塚得金蠶銀繭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宋本無已上十六字

鬱林卽位進

號征虜將軍延興元年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銖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平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再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冏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宗城就國之典旣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蓋極仕無常資秩有

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世祖顧命情深尊嫡圖遠算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

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親中立可息覲覲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術以制衆宗族纖

滅一至於此

宋本無已上八字

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祖一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和都柱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救

端四王少盜同賊薨

楚王少盜同賊薨

齊王少盜同賊薨

梁王少盜同賊薨

魏王少盜同賊薨

晉王少盜同賊薨

宋王少盜同賊薨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

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還與志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

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

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

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為建安王司徒

參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竝得

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

挫衆曾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

南齊書卷三十六

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詔從宰議遷司徒王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直常侍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通悟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卽位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叵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問何曇秀十人並作超宗辭獨見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

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不僕射王儉嘗牛驚蹠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前前後後言謂稍布朝野世祖卽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超宗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象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媚人裁疎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爲二輒稱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對永先列稱王

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
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
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
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諸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
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愚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
傲之器累朝兼觸刻容掃轍久理世表屬聖明廣愛恐禍宜慈捨
之意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連
扇非端空生怨懟恣囂毒於京輔之門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
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
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
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遂之奏
曰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綱稱良
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
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
險放悖議爽真囂辭犯實親朋忿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
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
臣表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寔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
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讐而
稱怨痛枉形干言貌協附茲邪疑間勲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
路同忿有心成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
而疊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讐況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
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沈浮牙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網將
替彖才識疎淺職幹無聞憑戚昇榮因茲荷任不能克已厲情少
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

請以見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治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啟可奉行俛奏彈之始臣等竝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讐伏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誅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棕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王永先於獄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歆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陵王暉

所遇除正員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表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辭曰蓋聞興敎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

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孤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
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
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
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
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
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
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苟肉食之謀王
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筭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
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
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隱輝
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遠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
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

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
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蓋聞妙盡於識
神遠則遣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
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
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
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
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握神閑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
山之雷不發壘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啟
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彼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
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敗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厥
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隻反存
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軀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

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闕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
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
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
其夜遭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
廷尉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傷殘兄嫂
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
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臧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
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俊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誼議朝
廷不避尊卑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
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
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歸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鞠祥辭
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
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悖
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竝皆先朝相府聖
明御寓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朝半
問訊時奉天暉因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歷府
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
司馬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且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參辭
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領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
覲亦沾眚議目餘令王未被祗拜旣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
書令有疑則啟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
宰輔聖朝令望富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
未解此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
道則應有玉甲豈有事無髮髯空見羅謗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

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
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
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修削爵後
爲羽林監九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塋崇
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材以泥洹舉送葬劉墓
爲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
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旣徇斯道其弊彌流聲義所加取忤
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
濱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終

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終

南齊書卷三十七

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十八

列傳第十八

到撟

劉悛

虞棕

胡諧之

到撟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
事中郎撟襲爵建昌公起家爲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
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
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
欲收物情以爲功臣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
撟資籍豪富厚自奉菴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

才調流瞻善納文遊庖厨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
不與逼奪之搗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搗罪付廷尉將殺之搗入
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搗由是屏斥聲玩更
以貶素自立帝除搗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王景文鎮
南參軍竝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
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搗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
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
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
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聖刷其家門須臾滅
明日而遁死問至搗邊懼詣太祖謝卽板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
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黃門郎解職世祖卽位
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

數遊會搗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
之上懷其舊德意盼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
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搗持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
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
隨王子隆帶彭城郡問訊不脩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
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
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世祖薨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
八弟賁初爲衛尉主簿奉車都尉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驃騎諮
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
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
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爲晉安內史還又爲
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穎之山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悛從事隨父勔正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憲寧蠻府主簿建武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累戰百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悛脩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表其門閭悛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儼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儼出謁至是又出謁悛明帝崩

表奔赴救帶郡還都人民送者數千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散騎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悛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項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哭墓側一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曰承至性毀瘵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練纊徹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徃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眾軍出頓玄武湖悛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悛兄弟百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益城上表西討求悛自代世祖旣不行悛除黃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

襲爵鄱陽縣侯世祖目尋陽還遇俊於舟渚間歡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脩父友之敬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太祖集議中華門見俊謂之曰君昨直邪俊答曰僕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祖卽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南竟州以俊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劭討殷

琰平壽陽無所犯害日姓德之爲立碑祀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劭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虜以爲義陽太守俊設計購誘之虜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俊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轡銅甌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俊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竟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西俊治事嚴辦以是會百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

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閘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而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滯滌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滯滌不復行矣所

鑄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戕害新錢滯滌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王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因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倣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盡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濶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

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悛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啟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卽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悛以本官假節出鎮巢湖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旣盛悛又以本官出屯新亭悛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鐸納悛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明帝崩東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

虞悛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悛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悛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悛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悛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悛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悛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

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悛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悛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悛曰恨無黃領臠何曾食疏所載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悛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內驅打人爲有司所奏見原上以悛布衣之舊從容謂悛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悛求扁米糲悛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悛求諸飲食方悛祕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悛乃獻醒酒鯖鮓一方面已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楊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悛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屨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

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悛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賫廢立事示悛以悛舊人引參佐命悛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勳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悛稱疾篤還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寢瘳以來倏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解所職盡瘳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悛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裘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裘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裘以不豫事得全一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貞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

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
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別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
陵王左軍諮議世祖頌益城使詣之守尋陽城及爲江州復以詣
之爲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詣之心腹出爲北
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仕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
年還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
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
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正如故詣之風形瓌潤善自居
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太平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詣之
嘗從容謂詣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詣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
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
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詣之兄謨之亡詣之上表曰臣私門罪累
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謀之
復早殞沒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蔭何
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
中庶子如故八年上遣詣之率禁衛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爲衛尉
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當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
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詣之有識者謂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
所用入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
年卒時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肅
史臣曰送錢羸兩言此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
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
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侈不違度劉實朝交胡乃蕃

故頡頏亮采康衢騁步

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十八

西川電圖

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

蕭景先

蕭赤斧

子頡頏

西川電圖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貞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入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携解褐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爲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卽縣令官外郎與世祖款暱世祖爲廣興郡啟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爲鎮西長史以景先爲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

新蔡太守隨上鎮益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
仍爲世祖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
衛率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爲持
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
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
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朗三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
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頽跋屯汝南洛
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朔將
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
爲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景先啟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
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續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
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

不治也世祖卽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
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至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
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
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起爲
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
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
張瓌故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
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
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
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闕弱
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啟事上
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關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

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儇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啟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鷹獵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動者應料理隨宜啟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綱繆少長義兼勲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子毅以勲戚子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爲撫軍司馬遷北中郎司馬虜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爲高宗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毅入與母別出便殺之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勲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貢外郎丹陽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

令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
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
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明宋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宮上令赤斧輔
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
輔國將軍竝如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
校尉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
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
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
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
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
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太子謂赤斧曰穎胄輕朱
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
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
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
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宰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
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
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
南徐州以穎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
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
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
邑爲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犢牛上慕儉欲鑄環太官元日
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

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宋本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

寶玄鎮石頭以穎胄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衛尉出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卽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兗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

雍書與穎胄或勸同義舉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爲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賁書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平太守劉熙舉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肅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旣唱大事虚心委已衆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

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贖冑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貴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昌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啻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效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丕顯不明求

永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廼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王不綱窮肆陵暴十誓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酒嗜旨罔懲其侮讒賊任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殖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王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竝勲彰中興功比周宋本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讒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涓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創戈回刃還指官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祐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廼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

加錫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
交構漸見疎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
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竊縱
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
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闔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
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卽就梟獍夫天
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
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
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旣空百姓已竭不卹不憂慢遊
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
告沴七廟陷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
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垂之祥兆乎綺歲億

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率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
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
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
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勰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
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葉蘭寧朔將軍領別駕
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
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潘開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
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將軍中
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
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
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寧武太守軍主鄧元起
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

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劔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裔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旣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萬道消之運受迫羣豎

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逆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尅巴陵仍向湘川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藉以義心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領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卽尊號梁州刺史柳悅竟陵太守曹景宗竝勸進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

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子瓚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內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

穎胄弟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王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內史謝篡奔豫章穎孚靈祐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剿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王彭盆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穎孚聞兵至墜風奔走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篡篡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王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

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王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
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人所殺
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瑣破汝陽太守劉孝慶等
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太震穎胃恐馳告
梁王曰劉孝慶爲蕭瑣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
今汴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瑣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
荊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胃乃
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
蕭瑣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穎胃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
能飲酒噉白肉鱠至三升旣聞蕭瑣等兵相持不決憂慮感氣十
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
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簪葭華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

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
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
華奉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結泉
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
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
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口街來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
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
丞相本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
梁王圍建康城任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胃凶問祕不發喪及城
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
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胃風格峻遠
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挈關屯夷載

平心事朕應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
公邑三千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
丞令穎冑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
故事可悉給謚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竝以戚族而爲將相夫股肱爲
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
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余鎮軍茂績機識弘
深荆南立主嚮義漢陰

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終



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

劉瓛弟璉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
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
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
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
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
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
爲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
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

郡丞尚書祠部郎竝不拜表。粲誅獄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獄人華林園談語，謂獄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獄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獄使數入而獄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獄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獄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卽後授。」獄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獄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獄終不就。武陵王彞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獄爲畢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獄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敕使恭。」

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縉纓或復賜以衣裳。表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爵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已上五字宋本作徐令上交長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齊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敕，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

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
慕君王之義驤鏹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
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旣於聞道集泮不
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
並不拜獻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
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
主人未通便坐問答在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
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世祖爲獻立
館以揚烈橋故王第給之生徒皆賀獻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
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職
學者彭城劉繪順宋本陽范縝將厨於獻宅營齊及卒門人受學並
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獻有主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

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獻小名
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獻娶王氏女
王氏杯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獻卽出其妻及居父喪
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爲獻立碑謚曰
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獻講月令畢謂學生嚴
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
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
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旣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以下北魏本作仲熊
歷安西記室尚書左丞獻弟璉

璉字子璚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
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爲武陵王
羣冠軍征虜參軍羣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乃落俎膳夫之

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徹同舟入東掖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

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奏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勰撫軍長史加綬遠將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啟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主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迭伐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

王蒙彈劾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劾咎謝讐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竝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在今龔邕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今遐所糾旣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餐之貴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監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濛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

謾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
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効可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祕書監
遷吏部四年復爲祕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
軍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
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
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
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
自商瞿至田何其閒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
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
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顛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
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道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
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

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倚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
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
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
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唯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
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
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
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
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
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
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
謂穀梁少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
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

與注書相類案玄白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康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侍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

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北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謚靖子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王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敗所不爲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攜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摘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

照地衆莫能解摘云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主炎漢之卒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竝軌故老以爲前脩後生未之敢畏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閒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端宋本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冒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

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承宋本成成剪

馬之後

宋本
宋本
宋本

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

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璉居閭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盆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
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爲使持
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
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
公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通切調恒聞相望於
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慙順或貪險崎嶇
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
完鉞槩微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擅宗斷族排輕斥重宋末脇逼津垠
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
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賊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
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
攝羣曹開亭正榆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

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通
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
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
申缺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思科筐篋蕭梁總蕭梁撻肆情風塵
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狔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鬱他境近則託
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
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
指賜勅邊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
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
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
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

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暨安封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遺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

十四頃脩治塘堰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官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卽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曰臣愚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禡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

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如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主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重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好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讐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災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

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與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變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實固亦恒事自青德啟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密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贖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恒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傷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勸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旣舉熾寇自服詔折徂事二分取錢子良又啟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政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旨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噀穀價雖和此室饑嗷縑續雖賤駢門鰥質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輔百度所

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園系品
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
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
充徭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
徭役生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並國豈有民
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
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植革
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縱令小民每與
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輪直進違舊科退容
姦利入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允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
申原免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

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同俱稟人靈獨絕溫飽
而賦歛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
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俠
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
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
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
鼎姓貽讐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
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
意然後付部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
寄名軍牒竊數等故非分充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
差調補寔非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
二年間可減大年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三十人侍中如故移居

雞籠山邱集學士抄五卷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拾致
名僧講語佛法造經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
子良諫曰鑾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
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
牧事罷遂乃電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
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亦斧
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驚外野交侍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
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
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
績銜使始登朝殿今旣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
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
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寬允觀聽項市司驅扇租估

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更
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
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
若不啟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
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
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
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
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歡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
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
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
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
德有此果報所以月夜劬勲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若此每至

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
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啟聞
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
此嬉游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愼臣聞子孝奉君臣
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啟賜希受戒天心洞
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
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卽實上啟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
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
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
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
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
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
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
良與太子善不啟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
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
子良按佛經宜許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
孫間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
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遣詔使子良輔政
高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
悉與口參懷口言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
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太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
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
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

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
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
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
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
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泌情
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
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燁曜台陛五教克宣敷
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徃哲
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慙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
龜謀襲吉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省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總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

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
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
章王疑塋金牛山文惠太子塋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
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塋焉所著內
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
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爲寧朔將軍
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
年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
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
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
武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

入其夜大鑿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雋啟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黨黨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胃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胃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胃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閑系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胃昭胃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胃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

死月許日不復出游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胃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翳滕中得其事迹昭胃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胃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胃子周雍本作周監利侯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卽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瑋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鑑亦

是銀可卽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鸞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卽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鏐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驍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卽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

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怙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鄆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軍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疑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疑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巷蔣家嗣莫移誠欣悖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

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
名密啟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勅召寅及
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
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修之曰既以降勅旨
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
之以啟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
詣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齊仗數百人檢捕群小
勅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詣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
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
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詣之等疑畏執錄其吏子響
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
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

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充天等蒙稱

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口

順口宋本譚

領兵

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

死啟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故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

勅遣胡詣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言旨便建旗入津對城

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

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

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

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啟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爲蚡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

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粲黃門郎周彥驍騎將

軍寅字景粲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

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疑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旬人著於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憐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轂但執矢倒戈歸罪司戮卽理原心亦旣迷而知返戮骨不收辜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厲愴動墳園思烈烈辟側懷丘墓皆兩臣繫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欽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輦輅集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玆蔓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

不許先是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主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

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鬱林卽位卽本號爲大將軍子懋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脇取以爲將帥顯達密啟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入朝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

曲便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缺其兄子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衍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奔流下上至夜回下襲益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子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旣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子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

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吾比連得諸處啟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蹇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吾可使人數往南門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卽問事又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卽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啟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啟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

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墜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湛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曰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

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
彭城刺史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
書舍人蔡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
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
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
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爲東中郎將吳
郡太守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
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
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

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
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一處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
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
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
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
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盛寵子琳鍾愛永
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爲

尼高宗卽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韶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胷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荷利之

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摠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勿蕃盛寵南郡南康

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觀錢帛融獨覲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厚以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清選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嶢嶮嶮嶮賊執融將殺食之融曰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趾於海中有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實山嶽情數外實之言也

元高宗自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
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
永元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臣曰民之勢逆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處
手薪食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韶年稚齒奢器深宮

從蕃盛竊南張南東指紳傍絕交友情偽之事不經耳目

亦盡刻於身矣封封囊晉安早剖劉惔章義陳惑二刻二

贊曰五十五王文宣令望愛下古言豈見宗英具寄意惠未

夫其一尚存謀未升之猶風五夜而亂獲也

舍卒一瞬驥驥兼望其縣立於武不可尉笑謂豈得云秦末十

美未申車戰之咎日又與此雖重計日莫由退不升良恩未對不

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禧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

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

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

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餽錢帛融獨餽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

什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

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

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

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

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曜蓬萊之靈岫望方壺
之妙闕樹過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
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阨於陋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
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水爲灌爲叢路縹緲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
連韻共風蕩洲礫角去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
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
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
珠岫珣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
照水霞洪洪漬漬浴干日月淹漢星虛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
雲無從而空滅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貞去我混
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
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

之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
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
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
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喆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融文
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
賦實超玄虛但悵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
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下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
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
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
口沒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
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

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劬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劬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宜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外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

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甲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士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臆視澄曰都目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

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摠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旣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華帶垂寬殆將至豁謂之曰華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頷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頗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畢行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宋本終不言方攝食指宋本牛曰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宋本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

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禮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上成墳至是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見事微豫章王疑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

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
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
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
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
中代之文道體闊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
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此事不
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棘韻或當未極亦
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
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
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
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
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銅爲吾每以不爾爲

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交音
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旣不能
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隕家聲汝若不看父祖
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
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
有數面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也祖虎頭員
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並州
刺史齊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
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
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

帝所爲慘毒之事願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
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
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顓頊善尺牘沈攸
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顓頊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
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顓頊言之於太守
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蹶
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催督
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
有祖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
飭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
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蹟
唯上虞以百戶二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遽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
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東宮顓頊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
直侍殿省復見賞遇顓頊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
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
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顓頊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
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猶分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
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
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提塵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
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遂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
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顓頊
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

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國子祭酒荀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心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晚有雉鶩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岵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

之將糖躁擾蠲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開慙渾沌之奇礪殼外緘非金人之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岵議大怒胤兄點亦遁節清信顓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覬徂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節已爲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建時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捕資之以永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麕顧步宜懸觀其飲喙飛沈使人物憐悼況可心以撲襍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圍量肉揣毛以挨枝

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
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
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眇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
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晝夜
鯁不能不取備屠門才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
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道
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醜一皆由其積習
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
腴自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願卒官時會王儉
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
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
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肯金等
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于本

君會友敦義紉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
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務在連衡不謀銷
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